

一枪伤心恨 断肠

(台湾)鲁帝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「台湾」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藏
枪伤书章著

枪伤
心恨断肠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青任编辑:康 瑛

责任校对:朱晓东

一 枪 伤 心 恨 断 肠
(台湾) 鲁帝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解放军 7226 工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7.5 字数 15 万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7—225—01029—8/I·183 定价 5.95

内 容 简 介

谁在真的醉了之后，都像个疯子。

“夜游神”庄林误中泉魔岩下苍毒计，可恨宝图被劫，更憎恨心爱的情人岩下春光心怀叵测盗走膺图。失意怨恨之际，他真的醉了，醉得终日溺于酒色之中。在灯红酒绿的京都，他追蜂采蝶般地猎艳女人、调情狂荡、放浪形骸……。深恋他的纯情少女信子在浓情醉意下梨花带雨、婉转承欢；茶火娇花的桥本清在激荡心骇的醉吻下，妙目含羞、胴体痉挛；淫荡妖媚的吉永红子在如饥似渴的醉吮下，欲仙欲死、

骚哼浪叫；千娇百媚的濑户莉莉在温泉沐浴的陶醉中，投怀送抱、娇吁扭动……

为索回宝图，庄林应岩下苍之约来到鬼火磷磷、荒草萋萋的乱葬岗。

庄林带着醉意孤独地站着，眼瞳收缩，神色傲慢，冷峭地凝视那个正在像野兽一样狂笑的泉魔。

岩下苍攸然挥手，同时现身的十六条大汉和子弹流电般射向庄林。庄林疾避，同时还击，猝然一个苗条的身影随着枪声惨呼着扑倒……

“碎心枪！这是令人心碎的一枪……”庄林抱着情人的尸体，满面泪痕，嘶喊着走出了墓地……

目 录

- 一、一旦花丛吃了亏 (1)
- 二、从此花间任蝶飞 (12)
- 三、十目所视皆为宝 (27)
- 四、洒血抛头骨成堆 (42)
- 五、邪中有正君子风 (56)
- 六、为抚遗孤且收容 (69)
- 七、妙龄少女甘为母 (87)
- 八、为君受苦志一同 (103)

九、君子可以欺以方	(117)
十、美色当前皆变狼	(135)
十一、梁上君子牵羊去	(148)
十二、几度转手又白忙	(162)
十三、乱葬岗中月无光	(175)
十四、误杀老嫗此恨长	(194)
十五、为报此仇又铸错	(202)
十六、沾襟血泪碎心枪	(207)
内容简介	(211)
附录	(212)

一、一旦花丛吃了亏

庄林因岩下苍抢走了宝图，而岩下春光又偷偷摸摸地弄了那一套假图，他在消极绝望之余，背着三个婴儿出走。

而且也灌了一肚子烈酒，被桥本清遇上，到别墅中，而庄林恨透了女人，就不免有报复心理，以粗犷的动作，脱了她的衣服。

三个婴儿又在啼泣了。但人在欲念亢奋之下，视觉听觉都不会灵敏的，他们都像火炉边的炮竹，只要少许热度，立即爆炸。

桥本清本是一位医生，在一般人的想像中，医生对人体构造上，早已在解剖实习中弄得明明白白，所以对男女间的事，也就失去了神秘感。

然而，那是不确切的见解，性这个字，在当初创造时，就化了不少的心血，所以在“心”字旁边加了个“生”字。那表示性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先天本能。

因此，孟子说的三生之谓性，比“食色性也”那句话更为彻底明了。可见性与生命有不可分的关系。

所以医生虽对人体构造知之甚稔，但却仍无法唾弃一个“性”字，这也是造物者奇妙的安排，反之，传宗接代的工作，可能有许多人不愿去负责。

此刻庄林是个没有历史的人，忘了自己挟仇而来，也忘了出生入死抢回的宝图被劫走，也忘了对他忠心耿耿的申河，唯一的是充满了身心的欲念。

桥本清的胴体，在浅红色的美术灯下，呈透明绯红色，加之微微震着的胴体，在庄林酒意未醒之下，有如一座肉山在颤动。

他的手，在她那光泽雪白，而又嫩得令人不敢用力按捏的感受之下，轻轻地爱抚，尽情地享受。

他们两颗心的感受却截然不同，一个是爱极而不计任何后果地献出一切，另一个则是无情地渲泻行为，对感情是绝对吝啬的。

所以拜伦说：憎恨是心的疯狂。

那种足以激荡心弦，蒸发热血的阵阵肉香，充塞着整个房间，加上她那半睁欲闭的美眸，以及那呻吟似的低唤。炮竹的爆炸，只是瞬间的事。

庄林又是一阵粗犷的吸吮与抚摩，甚至于抓着她的秀发，作野兽般的狂吻，然后下床放下了粉红

色的窗帷与门窗。

房中有火焰在跳跃，以及呼吸不太顺畅之声。桥本清是有生第一次，而庄林又何尝不是？

因此，冷静检讨一下，是谁占谁的便宜？哪个吃了亏，这是很难下断语的。因为过去的庄林，视男性贞操比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他们真的已经生米成饭，水到渠成吗？

不！就在那紧要的一霎，三个婴儿扯着嗓门猛叫猛啼。婴儿那纯真的声音有如暮鼓晨钟。

他既然决定负起抚孤之责，就要为婴儿竖立楷模。自己伤心绝望，与婴儿何干？如果在婴儿身边，做了这件疯狂的事，还有什么资格作婴儿的长辈？

有人说：伟大人格中，也有几分平凡，平凡人格之中，往往也有几分伟大。而庄林是十分纯洁坚定的，像他所受的打击，任何人也受不了。

但心地光明的人，虽在极端冲动之下，仍然于紧要关头勒马，这正是不同于常人之处，他心头一凛，翻身滚下，说：

“桥本清……我虽有疯狂之心……但在目前不许可我如此下流……。”

桥本清早已陷入半昏迷状态中，那是因为二人的扭缠、狂吻及胴体贴合，几乎已经到达不可分开的程度，甚至于算是发生关系了。一个少女在这情

况之下，只有献出一切，如果就此打住，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
“庄林……你……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撤退！”他冷漠地说：

“要玩女人，随时皆可，不能在三个纯洁小家伙面前来这一套，那对人性是一大讽刺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桥本清颤声说：

“玩……玩女人？”

“不是吗？”庄林所以悬崖勒马，并非为了桥本清的幸福打算，而只是对三个孩子有所交待，他说：

“不错，我完全是以玩女人的心情和你接近。因为女人不在乎，男人乐得刺激一下。”

“你这魔鬼！”桥本清是医生，受过高等教育，竟以为庄林自始至终是玩弄，不由悲、怒、恨、羞，齐集心头，嘶声说：

“你以那种方式，在我诊所中相识！主要目的是为了宝图，其次就是玩弄我？”

“那是多此一问。”庄林要下床穿衣。桥本清气得浑身发抖，抓住他的头发，泪下如雨说：

“魔鬼……你毁了我……”

“算了！”庄林大力剥开她的手，轻蔑地说：

“女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表演的动物，对于女人的眼泪，视为一种生理上自然的现象，将是一件有

益的事。”

他下了床，抱起三个婴儿，立即就不哭了。

可是桥本清却因遇人不淑而失身（尚未失身，只是在她的心理感受上，等于失身了），感到悲忿而绝望。

她哭了一会，说：

“庄林，我知道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你身上有刀子吧？”

“很抱歉！”庄林心中充满了复仇之火，任何一句话，对女人都是无法忍受的伤害，他说：

“那刀子和枪，是为了男人准备的，对付善于脱裤子的女人，另有一种方式，那方式刚刚用过。而且是女人最受欢迎的一种！”

桥本清那美好的面孔扭曲着，眼泡已经红肿。她知道这件事不幸的发生，归根结底，是由于她自己理智的休克所引起的。

本来嘛！当初庄林冒充精神不正常的人，在电话中挑拨她，她不该大胆地接见他。

但是，人类都有宽恕自己过错的通病，而把一切不幸推到对方身上，她切齿说：

“庄林……你的心是什么做的？”

“血和肉，但上面没有神经（心上的确没有神经）。”他说：

“只是我的心和别人不太一样，因为硬一点。”

“我看你是狼心狗肺！”

庄林冷峻地说：

“像你父亲桥本宇那种人，我都网开一面，没有杀他，只杀了小林秀子，我以为对他已经是十分宽大仁慈了！”

“可是你对我太残忍！”桥本清悲呼说：

“姓庄的，我虽不是世俗的女人……在你尽情戏弄之下，我也没有勇气活下去了！”

庄林轻蔑地一笑，说：

“我看那只是姿态，猫头鹰白天不能见人，可以在黑夜出现，它们不是也能生存，况且，上帝赐予女人的本能，就是为了娱乐男人的，你何不想开点？”

这些话，都是一个陷入半疯狂状态中的人才能出口的，庄林过去当然不是这种人。

他把三个婴儿往身上一背，说：

“桥本清，我以为你相当幸运，因为小孩子之故，你没有付出与生俱来的贞操，你应该庆幸。我要走了……”

桥本清已穿上衣服，在极端羞忿绝望之下，自然也离不了女人三件法宝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一套。

只是她确是走投无路，非如此不可。她下床

自抽屉抓出一把剪刀，对准了心窝，说：

“庄林……告诉我……你真的自始至终都是抱着玩弄我的心情吗？”

“哈……”庄林冷峻无情地说：

“敢情是因为开了半天船还没有起锚呢！难道我是一个多情种子？”

“庄林，我希望知道，你是本性邪恶，还是近来才步入歧途的？”

“这对你重要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太重要了！”桥本清说：

“如果你是近来步入歧途的，我只怪命运不好，因为我当初认识你时，你不是坏人。如果一开始就是邪恶，我死也不能瞑目！”

“那又何必？”庄林无情地说：

“人死了都不免作泥土的食物。不论是公侯将相，贩夫走卒，皆逃不过此一定律。”

“告诉我，庄林……”桥本清泪下如雨，说：

“我爱你……而且直到现在。”

“这是多么感人的声音！可是我的心已死，而且女人的任何美妙声音，动人词藻都无法使我感动。”庄林冷酷地说：

“你死之后，我不会以唾沫代替花圈，但是，我不把你放在心上，因为女人的骨头有几两重？我了

若指掌。”

桥本清的脸上，展现着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痛苦和绝望的表情；她全身痉挛着，悲呼着说：

“庄林……我恨不得食你之肉，啃你之骨……可是庄林……我没有办法不爱你……”

说着，扬起剪刀，向自己心窝处猛戳。

“慢着。”庄林在这一霎，即使是铁石心肠，也深受感动，“叭”地一枪，把她手中的剪刀射落。

“你何不杀了我？”桥本清又要去捡剪刀，说：

“庄林……你这样恨女人……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既然恨透了女人，何不一口气把我射成蜂窝？”

庄林木然站了一会，冷冷地说：

“桥本清，也许你是千万个女人中唯一的例外，我要冒险证明一下。”

“你还要证明什么？”桥本清悲声说：

“我的自尊心早已被你撕成片片了！”

“好！”庄林说：

“你真的爱我？”

“怎样你才能相信？”桥本清又要去抓剪刀，庄林说：

“既如此，你先抚养一个孩子。”

“什么？我……我还是一个大姑娘，为你的私生子作监护？”桥本清切齿说：

“你还有什么更毒的手段，何不施展出来？”

“告诉你。”庄林冷峻地说：

“这不是我的私生子，如果我姓庄的是到处玩女人的货色，有十个桥本清也完了。刚才更不会在仇火填膺的情况之下放过你。”

“你……”桥本清厉声说：

“那么这三个婴儿是哪里来的？”

庄林说了岩下苍以婴儿暗算他，以及抢走了宝图之事，他连岩下春光虚情假意，也是为了宝图，才偷走了假图之事，也都说了，他一字一字的说：

“桥本清，姓庄的一向恩怨分明，绝不会皂白不分，只因为岩下春光骗了我真挚的情感，所以我看穿了所有的女人。”

“你这个怪物！”桥本清狠声说：

“这种事怎可以偏概全。怎么？宝图都被抢走了？”

“当然！”庄林目光赤红，说：

“我也不要了！”

“你混蛋！”桥本清说：

“想想看，你为了那几张图，杀了多少人？而自己又遭了多少次危险？怎可为了一个负心的女人而心灰意冷？”

庄林大声说：

“你少管我的闲事。”

“我才不管你这怪物的闲事啦！”桥本清说：

“可是以前以为你是一个勇往直前，百折不挠的人，如今看来，你也是个懦夫！”

“懦夫？”庄林吼着说：

“姓庄的是懦夫？世界上没有一个不是懦夫。”

“哼！”桥本清说：

“在盲人之国，独眼者称王。你别吹了！”

“好！懦夫就懦夫，你真的非我不可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给你一个孩子，你能扶养吗？”庄林沉声说：

“但你必须记住，孩子虽不是我的，我已发下誓愿，负责到底。我也可以同时告诉你。刚才悬崖勒马，主要是小孩子啼叫，使我惊然醒悟，因为我是他们的长辈，不能在婴儿面前胡来，你要是没有把握，可别自讨苦吃。”

桥本清说：

“我愿意作三个小孩子的妈。假如你承认是他们的爸爸……”

“你只能养一个。”庄林说：

“一个养好了！已经算你了不起。”

“另外两个呢？”

“不用你管。”庄林说：